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三回 富太公有意擒僧 魯智深無心遇盜

話說魯智深飲酒完畢，正在吃飯，忽見數十壯健漢子，執著刀、叉、棍、棒，直搶上草堂來。有人大聲叫道：「和尚，今夜你已入了圈套哩，快些出來受縛，免得動手。」智深見不是頭，連忙跳出座頭想取器械，戒刀，禪杖，已都不見，不知何時被人偷去了。智深大怒，一腳踢翻桌子，大吼一聲，使展兩個拳頭，直打下草堂來。眾人發一聲喊，舞動手中兵器，一齊奔智深。智深便奪一把撲刀在手，向人叢中亂殺，早被搗倒七八個，眾人紛紛倒退。智深乘勢沖出莊門，奪路而走，不料道傍亂草探出幾把撓鉤，把智深鉤搭住了，只一曳，翻身倒地。眾人蜂擁上前，就將智深搭住，如擒龍捉虎般，用繩索緊緊縛了，直簇擁進莊來。只見草堂上已打掃乾淨，燈光照耀，居中高坐著富太公和一位教頭。這教頭年約三十以外，濃眉大眼，黑面彪驅，自亦威風凜凜，兩傍站立不少壯健漢子，都執著長短傢伙。智深被眾人推上草堂，富太公就厲聲喝道：「強賊，禿驢，你的威風何在？你來莊上踩盤，吃人揭破了，猶敢耀武揚威，動手打人，即今拿住，看你還能強否？」智深大罵：「直娘賊！灑家中你詭計，要殺便殺。」那教頭道：「你看這禿驢兀自強硬，定是截雲嶺強人的細作，且打過一頓棒，再行同他說話。」只聽得教頭喝聲打，就上來四五個莊漢，用力將智深拖翻，按在地上，那個漢子趙二，惡狠狠高擎籐棍，著力痛打。智深任他打著如何重實，只不做聲。打了一頓，太公又叫推上來，問道：「你這禿驢，是否截雲嶺強人教你到此？他們搶去我的女兒，可曾玷污？好好從實說來，佛眼相看；若有半句虛言，准打你個半死，還得押解沂州府去受罪。」智深圓睜兩目，任他如何訊問，只不做聲。趙二道：「太公，你不省得，這乾賊人都是千刁萬惡，他一時如何肯招認，且押往後園亭子上綁了，待到天明，解去州衙裡發落。」太公道：「如此也得。趙二你真好，不枉人家都稱你能幹！」便教趙二引十名壯漢，把智深押到後園，綁縛在亭子裡，十一人輪流看守。智深一任他們擺佈，只不做聲。

原來智深被留進莊，趙二便背地裡告太公：「這和尚來頭不正，切莫輕放，須得設計將他拿下，也出一口惡氣。」太公見智深突地撞到，也自驚疑，待後假作閒磕牙，又加盤問一過，聽他言語含糊，一發疑心起來。只是懼怕和尚力大，輕易拿他不得，便用好言將他穩住，連連勸酒，待他醉了下手。魯智深沒曾留意，吃他們拿了。

一宵易過，已是來朝，富太公差一個莊漢，騎著快馬，趕往蜚狐寨報知寨何威。何知寨正因管下盜賊擾動，受了沂州太守高侗申斥，沒做理會。如今聞報富安莊拿了賊人，自己正好借此邀功，好不歡喜，立撥數十軍士到來，押解賊人上州裡請賞。此日村坊上鬧成一片，都知富太公拿獲強盜，合村男女齊來觀看。富太公教提出強人來，把智深全身捆綁了，裝在一輛車子裡，上插一面小旗，旗上寫著起解截雲嶺強人一名，戒刀，禪杖，便做兇器，教兩個莊漢抬了。那教頭全身繫束，騎一匹高頭劣馬，手執大刀；七八十個壯健漢子，各仗長槍短棍，簇擁著車輛，蜚狐寨的軍士，個個手執刀槍，腰懸弓箭，隨在車輛後面，出了莊子，直望沂州府進發。一程趕過去，約莫二三十里光景，到一處三叉路口，只見左邊有座高山，山坡下一帶樹林，形勢十分險惡。當下有人來教頭馬前稟道：「中間那條路，是上沂州府的大道，左邊高山叫做獅頭峰，轉過去是截雲嶺，那裡常有強人出沒，我們要靜悄悄趕過去，免得生出事來。」那教頭聞報，暗吃一驚，喝道：「休得驚神怯鬼，一干毛賊罷了，怕他則甚。若來撩撥了，管教一齊都死俺的刀下。」教頭說罷，裝出十二分威風，昂頭凸肚，催馬向前，教人只得硬著頭皮，跟在後面。不上三里路程，猛聽得一棒鑼聲響亮，林子裡沖出一個大王，數百嘍囉，大喊：「會事的快留下買路錢，便放過去！」那教頭見真有強人來了，還當了得，便教大家快快殺上前去，拿捉強人。眾人舉起兵器，口中也喊得響，兩條腿卻不移動。教頭沒法，只得舞起大刀，縱馬當先，迎著為頭的大王，卻是一個胖大和尚，圓睜怪眼，狀貌兇惡，仗一條鑲鐵禪杖，撲到馬前。教頭不敢怠慢，舉刀便砍，鬥有五七個回合，被那大王一禪杖，打得教頭腦漿迸裂，死於馬下。大王掄起禪杖，就沖到村面去亂打，誰人禁得，眾人發聲喊，丟下車輛器械，一齊都逃走了。

小嘍囉早把車輛打碎，放了智深手腳，智深見戒刀、禪杖，丟在地上，就搶將來，把戒刀挎在腰間，綽過禪杖。便問：「你這廝們什麼山寨到此？俺與你們素不認識，因何來救灑家？」嘍囉道：「我們是截雲嶺……」答應得半句，那大王已到面前，把智深打量一過，叫聲：「師兄，若不嫌粗草，請到山寨吃齋。」智深說：「好。」跟著大王就走。翻過了幾重山嶺，來到一座寨前，大王叫開關門，直引智深進內。只見共有三重關寨，形勢險惡，地方堅固，兩傍排列下刀槍戈戟，森然耀目，卻也雄壯威武。當下引到聚義廳上，又有一人上來廝見，這個便是二大王，卻也是個和尚。但見他粗眉巨眼，大鼻闊口，一臉橫肉，滿身殺氣。智深放下禪杖，坐了。大大王便道：「不敢動問，師兄法號何名？何方寺院？哪道而來？何處而去？為甚吃這乾狗男女拿了？」智深大叫道：「可也絮聒，俺沒曾向你們問話，倒先來問灑家，你救了人，有點懊悔不成！」二大王在傍聽了，眉毛一豎，似要發作。大大王連忙搶著說道：「師兄勿惱，有話請說。」智深道：「俺只問你因何來救灑家？」大大王道：「這裡叫做截雲嶺，俺們在此，聚集得千百兒郎，終日裡打家劫舍，一向倒也無人敢惹，好生快活。都只為前日連做幾次買賣，觸惱蜚狐寨那個賊知寨，忽然前來剿捕，吃俺們殺得大敗而走。過了數日，他領兵再來，又吃打敗。只這兩次，把事情鬧大了。近日探得沂州府尹十分震怒，聲言要調撥大兵到此，掃平俺們山寨，因而每日分撥嘍囉，去四下裡窺探動靜。適才俺在獅頭峰林子裡，親眼望見許多人趕來，疑是官兵到來剿捕，便行攔出迎敵，不想卻是一班無用男女，俺見師兄也是出家人，故而相救。」智深道：「多謝你的好意！」說話之間，小嘍囉早擺上酒食。大大王便問智深：「師兄茹素麼？」智深道：「灑家只喜吃葷，不管牛肉，狗肉，渾酒，白酒，但有，便拿來吃。」兩位大王齊叫一聲好，就請智深當中坐了，兩個左右相陪，叫小嘍囉輪流篩酒。智深昨晚在富安莊吃得一頓酒肉，就被拿了，今日還沒吃東西，肚裡正鬧饑荒，也不推讓，坐下去就吃，連吃了七八大碗酒，兩三斤牛肉，仍連呼添酒。兩個大王暗暗驚奇，恁般食量也少見。吃到中間，兩個見智深有點酒意，便用話打動他，相勸入夥。只聽得大大王說道：「師兄，俺看你也是一條好漢，武藝多管不差，不如就在這裡坐把交椅，做個大王，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強似清清苦苦做那和尚，一世沒有快活日子。」二王道：「你是出家人，我們也是出家人，勸你坐把交椅，再好沒有。你看此地有酒，有肉，裡邊去又有婦人做伴，何等地逍遙，便是神仙也及不得。」說著，二大王做一個手勢，叫聲：「來。」只見兩個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扭扭捏捏地上來，道個萬福，便侍立在傍篩酒。大王好樂，就一人一個攬在懷裡，二大王指著懷中女子，叫道：「這妙人兒叫玉蓮，她是富安莊富太公的女兒，十分動人憐愛，俺費盡手腳才弄到，你看快活也否？」智深此刻早瞧科八分，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怎不快活，俺看看也樂！」作樂一回，又吃一回酒，智深忽然省悟似地，叫道：「灑家昏了，講了大半日話，還不曾請問二位師兄，是何法名？」只見二大王翹起大拇指，又指一下自己的鼻子，道：「你真驚駭，說來也奢遮，俺便是景陽岡打虎的行者武松，排行第二。」指一指大大王道：「這是俺的師兄花和尚魯智深，都因去年在梁山泊上，與宋公明哥哥一言不合，負氣下山，走來佔得這個山寨，替天行道，你如有心入夥……」智深突地跳起來，搶了禪杖，大罵道：「直娘賊，灑家便是梁山泊花和尚魯智深，你們做這無恥勾當，卻把灑家聲名壞了，須不干休。」飛起禪杖，就望二人打來。兩個大王忙把女子推開，跳出座頭，各搶把撲刀抵敵。只一下，禪杖把桌子上的東西打得粉碎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二大王早撲到智深面前，舉刀便砍，大大王的撲刀又搗將來。智深擋開兩個兵器，一個大翻身，打下聚義廳。大王高聲叫道：「孩子們一齊都殺上前，不要放這禿驢逃走！」這時合寨鬧動，嘍囉們各執長鉤，鐵叉，苦竹槍，虎尾棍，紛紛奔上來拿人。智深見他人多，便蕩開禪杖，左三右四，如同咆哮猛虎，逢人便打。但見嘍囉破折足，叫苦連天，都排頭兒倒將去。兩個大王雖然勇猛，究竟也抵敵不下，智深就打出三重寨門，奪路而走。兩個大王待換過慣用傢伙，重行追趕時，智深早去遠了，只得忿忿而回。這一場爭鬥，死傷不少嘍囉，關寨又都被打壞。那個富太公的女兒，當時跌倒地上，紛亂中踐踏重傷，不上三日，就此死了。兩個大王異常氣忿，聲言待那賊驢再來時，誓要拿住他千刀萬剮，以泄今日之恨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魯智深當日打出寨門，下了截雲嶺，去松林裡歇著，肚裡尋思道：「這廝們，不成材的東西，乾這沒廉恥勾

當，卻玷污灑家聲名。俺若在彼廝拚，他們人多，拚不過，灑家須吃了虧，不如且回梁山泊去，告訴武松，同他來收拾這乾鳥人，恁地卻好。」便提了禪杖，走出松林，尋路遍奔。不上半日路程，只見斜刺裡撞出一人，叫聲：「師兄你又何處去？累俺追尋得苦也！」智深看時，乃是神行太保戴宗。二人便揀路傍一塊大石坐了。戴宗告道：「前日公明哥哥因你獨自下山，十分憂心，教俺趕來勸你回去，再做商量。俺晝夜奔走，直到東京城裡，卻尋不見你一點蹤跡，只得回轉。半路上聽人講起，蜚狐寨拿得一個強盜和尚，解上沂州府去，俺好不耽心，急急繞道趕來探聽，不想卻在這裡遇見。」魯智深便將富安莊截雲嶺之事告說一過，兀自氣忿不平。戴宗勸道：「常言道寡不敵眾，師兄如欲報仇泄忿，且請回山稟明公明哥哥，起了大隊人馬，那時踏平這山寨村坊，卻也容易。」戴宗又說：「俺此去東京，倒探得一個消息。高衙內這廝不在京中，到了沂州府去探親。俺們回山統領得人馬，正好分兵去攻打城池，拿捉這廝替林教頭報仇，一舉兩得。」智深點首答應，跟了戴宗就走。二人回到梁山泊見過宋江等，智深就去看望林冲，見林冲略有起色，每日仍服安道全的藥方，半支著身體在床靜養。智深心兒安定一半，忙又來見武松，告說富安莊、截雲嶺之事。武松大怒道：「真有此事，這班賊人冒名胡乾，把俺們聲名都壞了，定須除卻方休。」次日，武松、魯智深同見宋江，再告個備細因由。宋江也怒道：「這廝們冒充名號，玷污俺梁山泊聲名，實屬不能容忍，即教二位兄弟將引人馬，先行去打截雲嶺，俺再撥燕青、史進、朱仝、雷橫趕來相助。」魯智深、武松大喜，立刻點齊人馬，引領下山，取道向截雲嶺進發。

且說截雲嶺上兩個大王，出身都是和尚，大大王名叫鐵羅漢，二大王喚做醉金剛，一個胖如羅漢，一個長似金剛，好大的氣力，都有一身本事。二人原是曾頭市法華寺內出家，自從引誘晁天王深入重地，中箭身亡，激怒梁山泊好漢，攻破曾頭市，他兩人無處存身，卻來這裡落草。因聞梁山泊勢大，官府都不敢輕易剿捕，二人便想出計較，假冒魯智深、武松名號，四出劫掠，果然人家望風驚懼，四方亡命之徒，又齊來投奔入夥，威儀愈張。沂州一帶地方，只要說起截雲嶺強盜名字，人人膽落，個個心驚，誰敢相惹，這日小嘍囉又四出哨探，忽然望見梁山泊旗號，好不驚惶，連忙報到山上道：「大王，大事不好，梁山泊人馬殺奔來也！」鐵羅漢、醉金剛，大叫而起，立刻帶領嘍囉下山，要與梁山泊人馬決一雌雄。